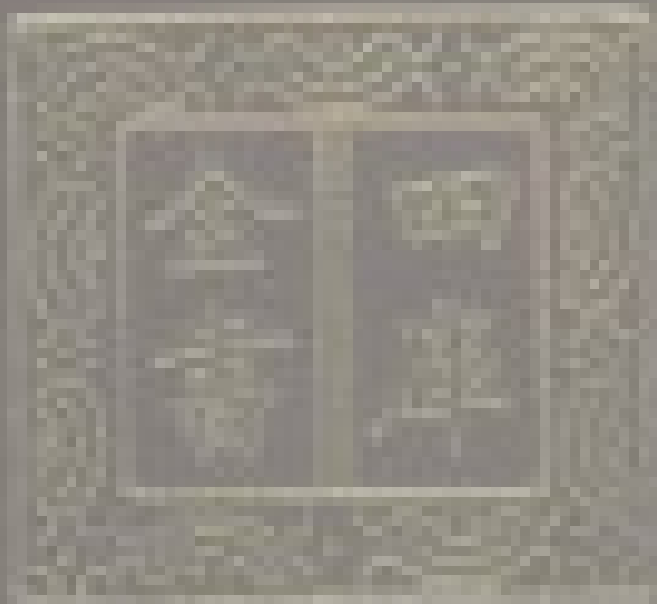






第三〇〇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明

附考

史(四)

證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

清方殿福等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御史臣李陽斌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七

周

倪

戴

戴

韶

裕

珪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父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祿昭妻懼誅誣昭反詔發軍討文淵檄止所調軍而白其誣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賜璽書以胡濙薦擢刑部右侍郎督兩淮鹽課正統三年兩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川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獲更生而朝廷免

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右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儉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并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聰疏有屬內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令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儲詔書又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二

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許稽為巡撫。時嘗薦黃琬且代草易儲疏，皆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為諸郎訟，寃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母憂，服除改刑部主事。歷廣東司郎中，錦衣衛卒犯法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捃摭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

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壽寧銀礦盜採者聚衆千餘人，所過剽掠。募兵擊禽其魁福寧豪尤氏，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皆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破產。喬新以為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東遷河南按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三

可仰也。今秋可，但已平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間，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若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為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等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聞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敢犯塞侍叅將支玉伏兵仄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

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勅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
較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並從之
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賑活三十餘
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
摘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喬新往勸與巡撫
劉璋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
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沿江蘆
洲率為中官占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喬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當
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
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輔弘治改
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明奏言舊制遣官勸事及逮
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駕帖
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吉仇正人頻
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却恨殺撫他事奪俸二
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

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恚格不行大理承闕御史鄒
魯覲還而喬新為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
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
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
新性廉介觀政工部時嘗使淮西巢令閻歲少學於文
淵以金帛餽喬新却之閻曰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
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
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貲遣三司喬新獨固辭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得輸之於庫既家居楊愛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為
櫬者喬新堅却之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
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
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
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義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
驚異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
較讐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
已罪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詮奏喬新始終全節中間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六

祇以受親故饒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黯昧誠為可惜
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疾則加慰勞以存
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
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韶及喬新請
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
忠言喬新學問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
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
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
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絃輩嘗誣奏朱熹
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
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保予廕明年
賜謚文肅喬新五世孫源萬應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
清節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愴邪宜召王竑李
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七

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歲太后弟也奏乞武強武邑民
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命韶偕御史李琮覆勘韶等
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
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戚休豈當
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集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
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
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
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某
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為
疑獄久不決韶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內
淫祠王府祭葬舊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
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
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選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
黃福皆進俸奉為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
最為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
木害猶酷韶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構於帝調之貴州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
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
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
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通年以來進
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具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
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
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
官爭獻珍異動稱教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與夫
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名為大理卿帝得疏不
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
縣後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即位召為刑部右
侍郎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為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
湖遣詔巡視詔至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
尋進左侍郎詔以商人苦抑配為定折價贖蠲宿負憫

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
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
才覆功實仕路為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
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
多乞嚴杜偉門痛為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
秋代何喬新為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賊敗至數千
兩徵僅什一以其母訴免詔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
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職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
守法媿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詔疏
赦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荆王
見瀟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減
死遣戍昌國公張鑾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
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
衆詔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詔徂部三年昌言正
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為貴戚近習

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詔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彞等言詔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謚惠安贈太子少保詔嗜學公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詔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竟不行

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瑄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孝宗於東宮講文華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一

大訓太子起立閣臣以為勞議請坐聽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毀其寺却貢不與通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婿也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譴焉靈寺奸民獻地於中官李廣戶部

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還無勞乞賞兼齋醮遊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為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為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板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奸弊災傷民乞宥恤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一

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為具奏章而斥戚樂一事語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淇為戶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通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為之少

哀奉御趙獻雄縣地為東宮莊經等勅瑄瑄違制下詔
獄而帝復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
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間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
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
撫高銓言閒田正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
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
之忤旨切責雍王祐檄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
所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三

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羨佐
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
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
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為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
尊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為常再
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
成化末年例裁減十一年秋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
人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內靈臺請錦衣餘丁百

人供灑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今
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帝悟立已之崇王見
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與王祐杭前
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
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
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歐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
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勲戚莊田
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三

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覈經言地已
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
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
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
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栢權及民恒產不
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
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
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

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大同缺
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
六部毋相壓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為改撥太僕銀
給之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
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舛也內官
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持不與經剛介方正好
強諫雖重忤旨不恤宦官貴戚皆悍而疾之太監李廣
死帝得朝臣與餽遺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諸臣交通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七

有及經者經上疏曰昨道劾廷臣奔競李廣廣闌入臣
名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
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
否且交結餽遺簿籍具任乞檢曾否有臣姓名更嚴鞠
廣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
以為奔競無耻之戒若無干涉亦乞為臣洗雪庶得展
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汙忍垢即死填溝壑目且不
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變自陳乞休報許賜勒馳驛加

太子太保以佖鍾代廷臣爭上章留之中外論薦者至
八十餘疏咸報寢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為南京戶部
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塔兵部尚書曹
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任用乃召為禮部尚書固辭
不許強赴召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
一贈太保謚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參政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改工科天順初以九疇為右都御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七

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遷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
喪補定州成化初召復檢討歷國子司業祭酒侯伯年
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采古諸侯貴戚言行可法者為書
授之帝聞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
俸者再已代旻為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
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坐以事調侍
郎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宥之裕入謝既出
帝怒曰吾再寬裕罪當再謝入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十五

耶政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踰年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攷機務弘治改元召拜禮部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疏節光祿供應裕等請納其奏巡視光祿御史田廂以供費不足累行戶請借太倉銀賞之裕等言疑有侵盜獎請敕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踐阼斥番僧還止留日諾爾巴勒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為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禮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被劾下獄已釋之傳其俸初賽馬爾堪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傳德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瑤請却之裕等乞從瑤請而治德違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京師頗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貢許其自新彼復潛稱汗號興兵犯順陛下優假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十六

贈太保謚文恪

使適遇倔强之時彼將謂天朝畏之益長桀驁且獅子野獸無足珍異帝即遣其使還尋代王怒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得官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綸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論奏裕亦再疏爭終不聽裕為人坦夷諒直諍習朝章秉銓數年無愛憎亦不徇毀譽銓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六

事中夏昺御史張積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彙奏率為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馬左侍郎徐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還代屠滸為吏部尚書嚴絕請托不徇名譽銓政稱平岳貌狀魁岸風采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服同列者最推遜馬文升然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獎政剔扶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論西北用兵害尤切畧云近歲瑪拉噶阿勒楚爾博羅齊伽嘉色凌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九

致兵烽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為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為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廷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搆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銜決遠近坐困其可為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

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徙官爵曰輕鹽法曰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為銀數十萬山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

卷一百八十三

三

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倚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覲萬一之倖羸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聞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十四年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

卷一百八十三

三

月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謚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文自岳始

閻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東按察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諸府多盜率強宗家僕珪請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輩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左遷廣西按察使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為刑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欽定四庫全書

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討古田獍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進兵連破七寨他賊悉就撫弘治七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尋召為左都御史十一年東宮出閣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為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御史戴珊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為法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怒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巡撫劉聰信千戶黃珍言株連數十家謂道

明將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訊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餘悉得釋而抵珍罪聰亦下獄貶官帝之親鞠吳一貫也將真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卒如珪議正德元年六月以年踰七十再疏求退不允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被斥珪復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十三

主

章乞休明年二月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贈太保謚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從弟夢得兵部戎政尚書他為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暉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富人數輩遣其奴子入學暉不可賄上官強之執愈堅見忤坐他事去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大夏同舉進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遷陝西副使仍

督學政正身率教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終任不携一土物弘治二年以王恕薦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盜野王剛流劫竹山平利冊合川陝兵檄副使朱漢等討擒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甚衆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共事晉府寧化王鍾鈞淫虐不孝勘不得實再遣冊等勘之遂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召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吳薛王盖自疑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三

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容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為他人忌也冊以老疾數求退軌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冊感激泣下私語大夏曰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後大夏燕對畢帝問冊病狀言冊實病乞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則強留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冊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贊曰孝宗之為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曆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畧似之不然承憲宗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三

三